



# 戰爭與春天

## 前記

對於這薄薄七萬多字小書的付印，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惶悚。當它第一次從我手中飛出，（那時蒂克兄要編一套文藝叢書，在桂林出版，把它要了去。）我只在倉卒中，把它翻讀了一遍，改正了幾點錯誤，便輕輕地送了走。留在我記憶中的，是很淡薄的一個影子，有戀念，亦沒有顧忌。不料後來這套叢書流產了，蒂克兄亦來到了重慶。但這本小書却仍放在桂林，據說書店老板打算單獨印，所以沒帶來。沒帶來亦就算了，不過從此我却多多少少掛起它來。直到今年六月，王平陵先生說可以把它放進「大時代文叢」裏的時候，我才着了急，擔心這一冊五年來心血的結晶會在別人的疏忽中，消失了。且不管對別人怎樣，對於我，它實在是值得珍視的一點紀念品。

記得是二十七年春天，我們一千多個年青人，拖着那條流浪的腿，從西北的古城裏，翻過秦嶺，柴關嶺，而來到陝南的一個平原，正是棠花黃，槐花香的時候。那時，我們的心浴在戰

爭的狂熱裏，每一個人都想把自己獻給國家，獻給這一偉大，壯烈的民族戰，從沒有人想到自己，想到家，或者像家一樣的小團體的利益。於是我開始記下來，這些滲和着赤熱的血，坦白的淚；跳躍着的汗粒，和一顆無可指摘的心，所寫出來的故事。「秦嶺南北」和「小城」却只是一些片斷。然而後來，情形却一天比一天壞了，原因呢？自然不簡單，但是我却永遠的同情他們，瞭解他們，——連我自己也在內。因為我永遠相信壞的不是他們，即令他們走錯了路，（可憐的是全都走錯了路。）亦不應該怪他們；理由自然是前面所指出的。因此我在無可奈何中寫下了「畫像零篇」。這時，已不僅給出了分裂，傾軋的面影，（雖然事實使我無法再寫得明顯一點。）尤其值得浩嘆的，是一些我平日所喜愛，欽佩的那些熱烈，活躍，勇敢，進取的面影。在種種可怕和可詛咒的情形下，摔倒了，幻滅了，用一切能麻醉自己的事物，使一顆年青的心衰老。之後，連我自己亦沈寂起來，亦感到空虛中的寂寥。我很少動筆了，但在我心中却孕育着一個胚芽，我想把經過的這一切，用自己拙劣的筆記下來，於是我寫成了「棧道中的春天」，算是這個故事的序曲。

在寫作的過程中，我的心總是劇烈的顫動着。每每，我感到我的筆尖不能夠靈活的配合着我內心的情感向前流，以致許多思潮都從我的筆尖下逃走了，因此，使這些東西更加拙劣。但我有什麼辦法呢。天

但是當我在今天，詳細的翻讀着每一篇時，我却又詛咒起我的筆了。誰使它不給我那麼多痛

苦的記憶呢。我，衰老的病人，觸到了他的青春；他的青春曾開過鮮豔的、熱情的花啊！我讀着「第三個春天」，便想起那一羣像鬥敗了的狼似的，垂頭喪氣的從山野裏走回來的年青人。我翻開「戀」，使我想到我們活着的這個現實的世界，離我們最低的理想，相隔着多遠呵。

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誰叫我們互相間都隔着一堵牆，牆上掛起自己的招牌，染着自己的顏色，張着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的臉孔，把別人驅於千里之外呢？望着這本小書的可憐相，我啞口無言。

題後跋本水書四頁。卷四口繪實。

題後跋本水書四頁。卷四口繪實。非眼人編覽千里之長。

題後跋本水書四頁。卷四口繪實。非眼人編覽千里之長。

題後。

題後跋本水書四頁。卷四口繪實。非眼人編覽千里之長。

題後跋本水書四頁。卷四口繪實。非眼人編覽千里之長。

題後跋本水書四頁。卷四口繪實。非眼人編覽千里之長。

# 第一輯

## 雲海之戀

### 寄 緬

你記得嗎？華山的雲海。人們都說能夠在華山的山峯上看到雲海真是可羨慕的呢。但是我們不是曾經站在雲海裏，當山風吹過來，雲和霧從我身旁飛過，飛上巔峯，又跌落在無底的深淵裏的時候，望着這大自然的奇變，我們不是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喜悅嗎？那時要不是有九女和水簾洞的瀑布擾亂了那恬靜的山嶺，我真能夠聽見你的心在無限的喜悅和歡欣中跳動着呢。

然而那些日子和時光過去了，我們分了手，笨重的卡車把我送到這山國中來。感謝誰呢，在這裏，我又看到了雲海。

是的，我不應該吝嗇我的筆墨和記憶，我要告訴你，這裏的雲海帶給我無限的悵惘，無限的哀愁。告訴你：雖然雲海有着相似，然而心情却有不同了。

我們是在一個陰得很沉重的日子裏走向南泉勝地的。人們早就在我的耳旁稱道它的美麗了，然而不巧的却是低低的雲永遠壓着山嶺，壓着茅舍，壓着小林；這樣的天是會給人窒息和沉悶

的感動的。因此最初它給予我們的印象並不如華山的美：雖然這兒的山有着像廟宇一樣蒼鬱的林子，蒼鬱的野草，但是灰雲，灰雲却把一切的美，一切的優點全部隱蓋了。

你是會記得的，當我們在爬行華山的山道時，陽光是多麼柔和可愛呢，你走走，不就要躲在大卵石下面休息休息嗎？是的，那時的陽光簡直永遠的伴隨着我們。因此，我記得，當我們剛剛走到青柯坪時，你已遙指着山峯上金黃的屋瓦而叫着了。

還有，還有山河那時亦永遠跟隨在我們身邊，深山裏是多麼幽靜呵！山河碰在碎石上飛來的泡沫，漲起來的響聲，亦不會敲碎它的恬靜。在那樣的山道上走着，走着，永遠是不斷的山，不盡的水，蒼鬱的森林；是怎樣深遠的，優美的，詩一樣的境地呢。

但是這次我們的行列却蜿蜒在碎石鋪成的公路上，你曾想到這是多麼缺乏詩意而單調的事。直到我們走得兩腿酸了，才看到了山，看到了水。水是從人工砌成的石岸上平奔下來的，那樣子，如果是從華山的西峯和東峯之間飛奔下來，才真正是水簾一樣的呢。這水簾帶給我們些喜悅，漲起來的水花和奔流着的水線，構成一個美麗的圖案。可惜你不在這裏，我想當你看見時，你一定會拉着我走下水去，洗洗你的小手帕，或者用你的腳打水，像飛倦了的小鳥一樣用兩翅敲打着淙淙的清水。

但我們却沒有停留，許多人只投給它以輕輕的一瞥，吐口唾沫便過去了。這夜，我給雨聲敲醒了，雖然是極度的疲倦，然而却仍不能使我入睡。雨聲分外淒冷，在

我的家鄉，在這樣的季節裏從不會有這樣的淒雨。雨聲使我醒來，使我憶起那些消逝了的過去。過去不亦是有着這樣的夜嗎？聽着夜雨敲打着屋瓦，担心着亦許走不成了！但第二天我們却想不到，想不到夜雨帶來了雲海，帶來了偉大綺麗的雲海。

當我站在南屏的草地上望着飄蕩在山巒之間的雲海時，你該會想到我是多麼的悵惘，又多麼的戀念着它呢。

它變化得非常快，我們瞧着它升起來了，像灰白色的輕烟一樣，蕩漾在灰濛濛的天空，籠罩着山谷，巒峯，叢林，茂竹和茅舍。但剎那間却又沉落了，消散了下去，把那些原來的景物仍然呈現在我們眼前。

你該將來我們再去吧？是的，我們再去。可是在什麼時候呢？將來？是的，那個日子已不遠了。當那個日子到來的時候，一定是有着柔和的陽光和靜謐的肅穆的晴空，那將是一個莊嚴而又偉大的日子呵！亦許當我們在那個日子快樂的時候，站在華山的高峯上，會望見黃河，它依然帶着祖國的泥沙，奔流向東海吧。

### 第三個春天

#### 一

第三個春天，菜花開遍了原野，原野是一片金黃。

還是生活在這窄狹的天地裏，瞧着菜花開了又落了，遠山，村莊，茅舍又披上了一層春色。但是心却漸漸的老了。

（心裏不再會喜歡春天了，春天彷彿和自己很疏遠。）

傍晚坐在一片金黃的田原旁，菜花香滲透了枯寂的心，望着淡淡的青山，望着發了嫩芽的細柳，望着粗壯的黃牛站在溪流的草岸上，投下一片蠻大的背影。心彷彿獲得了些許的慰藉。

（因此，我越發喜歡孤獨了。）

#### 二

當大羣的年青人翻過了三月的秦嶺，他們看見了剛抽出小芽的矮樹和青草，他們看見了春天。

於是他們彷彿忘記了風沙的北國，忘記了烽烟燒遍了的中原；他們喜歡春天，喜歡年華，喜歡巍巍的高山；喜歡有着三月的春天，有着無邊無際的土地的祖國，在這裏，他們笑了，笑聲飛遍了這未曾開闢過的荒原和山崗，愉快雄偉的歌聲，歌咏着祖國，歌咏着抗戰，歌咏着這遼闊的莽原和春天。

（這荒原被大羣的年青人的熱誠和勇敢開墾着。）  
於是，年青和太陽便跳躍在春天裏。

### 三

當三月的風再吹融了秦嶺上擁着的白雪，當溪流再唱起來的時候。

春天又姍姍的來了。歌聲仍然飄在澄清的流水的江上。

這個春天是溫暖的，太陽和人們越發年青了。

（可是，春天却帶來了苦難。）

敵人從遼遠的北方帶了蠻大的炸彈越過秦嶺，穿過萬里白雲，來給我們增添新的仇恨和憤怒了。而一些爲這毒饑追逐着的人們，在這裏，他們開始感到煩惱和不可述說的苦傷了。

（但是，哪兒是安樂窩呢？）  
醜惡的毒饑燒燬了村莊，茅舍，燒毀了春天。

（於是瞧着一些年青的勇敢的走了，瞧着一些懦弱的走了回來。）  
當春天漸漸走遠的時候，人們亦漸漸的不喜歡山崗，河流和田原。

四  
當一片金黃的菜花飛進了窗子裏，飄落在一張堆滿了零亂的書箱的桌案上時。  
永遠把頭埋在書頁裏的年青人，才嗅到了春天。

（但春天却已走遠。）

三

於是，年青人又開始了春天裏。

（這就叫做春天的年青人，因為春天是年青人的季節。）

知春風輕暖，知春風輕暖。

於是，年青人又開始了春天裏。

知春風輕暖，知春風輕暖。

於是，年青人又開始了春天裏。



在霧裏活着的，能夠想到些什麼呢。

——想明媚的南國的春天？

（春天已是不遠了。但不幸的是它不再明媚！也永遠不會再屬於那些機會在窗櫺上佈置起來他們的夢境的人們了。）

春天和冬天一樣的帶來苦難。

三

（人）可悲的是那些在冰雪裏枕戈的人們呢。

（朔風在冰凍大地裏嗥叫。靜謐的原野，疏落的村莊，和沒有人烟的遠方，永遠陪伴着他們。）

那些住在霧裏的，沒有人能夠想像得出冰雪的北方，會是怎樣的季節。當狂風捲起來冰凍的大地上的黃沙時，會遮沒了天，遮沒了原野，遮沒了村莊和山崗。夜半，當孩子的啼叫吵醒了母親的夢，聽着窗外風沙的怒號，就會輕輕的拍着孩子的腦袋，帶着溫情的愛，低低的說，狼來了，你聽，狼在叫呢……

（是的，狼在叫，風也在叫……）

但第二天也許什麼都變了。一夜的狂風帶來了銀樣的世界。雪蓋着原野，蓋着村莊。

(也許，當輕脆的笑，在掛着夢的窗櫺上起來時，流浪漢會聽到窗櫺裏的人，怎樣用想像安排着他們冰雪的冬天吧。)

三月的風，吹着人，也吹着人的想像。

四月的風，吹着人，也吹着人的想像。

五月的風，吹着人，也吹着人的想像。

在那麼一個和暖的日子裏，我對自已說了：

——不要再想那些吧！它們終究會死去的。

於是當我再給那些蜷伏在冰天雪地裏的兄弟寫着我的戀念和記憶時，我說：

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春天。春天快來了。但是却是屬於你們的。這裏，只有霧，霧遮住了

## 當槐花再香的時候

當槐花再香的時候，三月的春天就從遼遠的海上，帶着祖國英勇的歌走過來了。

（自然，會有一些辛酸的和甜蜜的故事，伴隨着春天的三月，三月的春天到來。）

一九三七年春天，當我們辭別了長安古城裏，生了苦蘚的屋瓦，肅穆的街道，莊嚴的，帶着古代神祕色彩的牌樓，和漫天漫野紛飛的大雪，捲着細石砂的冷風，愉快的踏上那遼遠的，茫然的古棧道時，我們彷彿告別了冬天和嚴寒；揮一揮手，我們翻過了秦嶺，秦嶺的這邊便是春天。春天的氣息使我們冰凍的，窒息的心感到了南國的溫暖。

於是我們便在這具有南國風味的山原裏，住下來了。

山原的四周是聳高的山嶺，無窮無盡的延往天邊。到處是流着清水的小溪和稻田；村落裏，有稻草搭起來的茅屋，嚼着草的黃牛，和樸實勤苦的人民。

這時正是三月，春天。

原野裏飄着春天的氣息，飄着菜花香，三月的風三月的風暖洋洋的，使人醉，亦使人沈於幻想。

（我們呢？在這樣的三月，亦有着夢境的春天。）

——從北國那個肅穆，恬靜，莊嚴，偉大，雍容的古城裏，從流浪時的小毛驢背上，從暴風雨狂襲着的黑夜，曙光佈滿了天空的朝晨，從太陽，月亮，小樹林，河邊，河邊吹着的風，我們帶來了一個難忘的夢。

（是的，一個難忘的夢。）

在春天，人們是更容易沈醉在夢境裏的。我們就沈醉在這樣的三月裏，沈醉在那些茅屋的屋檐下，籬笆的牆邊，騎邊躺着的黃牛和雞雛，盛開着的小黃花，茁壯的野草。茅屋前搖着肥嫩的枝葉的洋槐樹，洋槐自己裝滿了一身的白花。

（白花香遍了原野和村莊。）

槐花開了，我們的夢亦開了。

（我們作了些什麼樣的夢呢？你說，沒有人會告訴你。告訴你，你會不會笑我們太稚氣，太熱情，太年青呢？）

——是的，我們是太稚氣，太熱情，太年青了。一天，（那真算不得是我們的錯，錯的不是我們。那麼，你問我錯的是誰嗎？是誰？但總不該是我們。你說呢？我們是在怎樣的一種心情下，來到了這荒僻的，跟草鞋一樣的，破爛，污穢，雜亂的地方呢？這裏還殘留着割破的，封建的，濃厚的地方色彩，保留着那種不可聞問的氣息。這便是我們的後方嗎？便是那些用生花的筆描繪着的，豐富，肥沃，流着黑油的原野，和

生長在這富庶的原野裏，饒實，勤懇的農民嗎？這難道亦怪我們，呵，怪我們的苛責？

錯的不是我們，自然有人應該負這個重責。我們是無辜的，我們只有一顆年青的心，跳動着熱烈，勤懇，愛祖國，愛民族，燃燒着反抗烈火的，年青的心。我們不能睜着眼，望着我們的兄弟腐爛下去，像一堆污泥，一池穢水，他們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呀！他們的日子裏永遠看不見太陽，陰雲愁深的籠罩着他們，使他們變得一天比一天軟弱，軟弱得像一隻綿羊。他們被鞭撻，被威嚇，被欺壓，有誰來問他們一聲呢？有誰？

（沒有人會憐惜他們的，主子們正做着他們獨霸一方的王子夢；在他的寶座下，這些成千成萬馴服的人民，不都應該作他忠心的奴隸嗎？）

他們爬伏在陰暗，潮濕，沒有陽光的角落裏，呻吟着，我們從山那邊走了過來，他們睜大了眼，從門縫裏張望，那驚異的眼，奇特的表情，是在絮說着什麼呢？

——他們會以為這將是他們的「新主子」嗎？

——「新主子」會給他們怎樣的「德政」呢？

但日子過去了，冬天走遠了，槐花開了；太陽照着這小城的街道，照着屋角，照着躲在陰暗，潮濕的屋角裏的人們，春天來了。

春天來了，槐花開了。

他們從黑暗的屋角裏走出來了，互相探詢着，睜大了瞳孔，望太陽，望藍天，望伸到遠處